

萧马
作品

纸 铐

透视动荡岁月下的人格颠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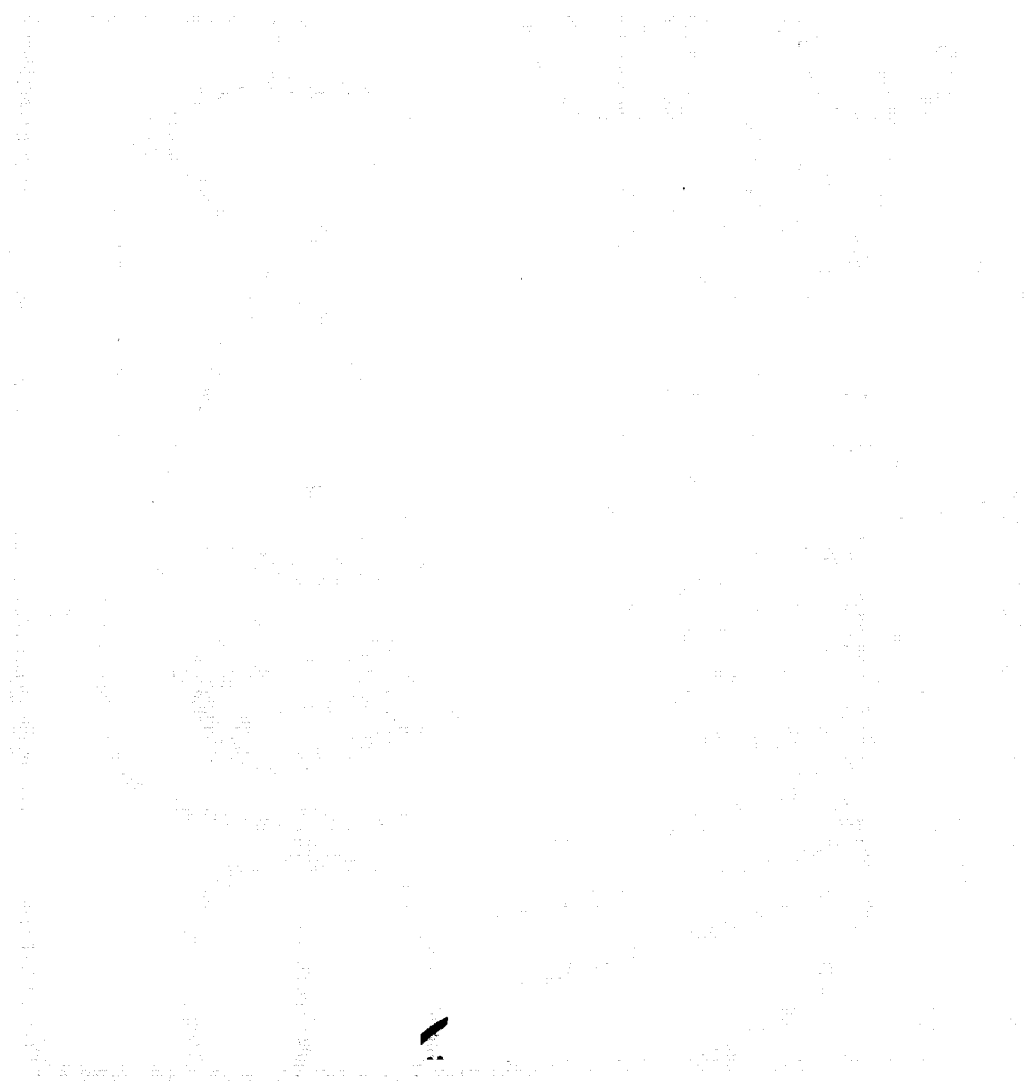
剖析一代人的精神苦痛与彷徨

命运蹉跎，轮回几度，激荡起

一幕人生起伏的悲欢大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萧马文集

第一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铐/萧马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12

ISBN 978-7-5502-1158-2

I. ①纸…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8688号

纸 铐

出品人：王笑东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李 征

封面设计：孙丽莉

版式设计：左巧艳

责任校对：李楠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30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0印张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158-2

定价：2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CONTENTS

纸 铐

《纸铐》赋 / 3

A. 副市长丁南北 / 9

B. 朱兢芳 / 24

C. 副市长丁南北 / 47

D. 朱兢芳 / 62

E. 副市长丁南北 / 79

F. 钟 嫂 / 99

G. 副市长丁南北 / 108

H. 朱兢芳 / 114

I. 副市长丁南北 / 120

J. 洪总工程师 / 128

K. 朱兢芳 / 135

L. 伍素碧 / 145

M. 副市长丁南北 / 151

N.李 燃 / 166

O.钟 嫂 / 175

P.朱兢芳 / 179

Q.副市长丁南北 / 183

R.朱兢芳 / 193

若干年后的两封信 / 197

S.朱兢芳 / 211

钢铎将军

一 / 217 二 / 226

三 / 239 四 / 245

五 / 261 六 / 268

七 / 277 八 / 288

九 / 298 十 / 313

纸
铐



《纸铐》赋

梁晓声

萧马先生的小说《纸铐》即将出版，要我写一篇序。

我与萧马先生是忘年交，这序是不可以不写的，所以我承诺得特别爽快。

步入中年以后，我大约已写过七八篇序了。既为名人书写过序，也为当年的知青朋友、文学新人以及各行各业热爱文学创作的人士们的书写过序，还为自己大学老师的小说写过序。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为萧马先生的小说写序，却是非常情愿而且非常高兴的事。

因为我们之间的友情在那儿摆着。

友情之于性情中人，是没法儿排除不论的呀。

他说：“我已金盆洗手多年了，竟忽然地心血来潮，重操旧业，既不图名，也不为利。只不过心中仍有些对世事的感慨，渐渐积成块垒，也就重新踱上一吐为快的老路了。除了台湾方面的编辑，你是大陆第一个，也肯定是唯一接触这校样的人。我希望听到你坦率的评价。”

他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

而我，确实也想看这位沉寂了近十余年，曾经是中国文坛中的老作家究竟写了些什么，怎样写的，写得如何……

粉碎“四人帮”后，大陆文坛复苏，各省作家很快集结为阵容，纷呈风骚。故当年文坛上有“湘军”、“陕军”、“鲁军”、“皖军”之说。

“皖”，自然是指安徽。

而安徽作家中的三位代表人物，是陈登科、鲁彦周、萧马。

我当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编辑，曾到安徽组稿。陈、鲁、萧皆北影文学部密切联系的作家，我与他们亦都有友好的接触。

记得三十余岁的我，还曾陪萧马先生到安徽某煤矿体验过生活。午夜惊逢矿井下瓦斯爆炸。突闻警报声凄厉，立即起身加入营救。在黑漆漆的、危险还可能随时发生、瓦斯的有毒味儿尚浓的深井下，我接近了塌方现场。在我前边一人，因身躯胖大，不易从塌方后尚存的空隙钻过，正欲奋力搬起一巨大的煤块……

我说：“我瘦，让我先钻过去！……”

那人一回头，是萧马。

我钻过去后，劝他不要再往我这边钻了，而他却终于将那一巨大的煤块搬开了……

我们是最先到达井下事故现场的人中的两个，营救工具便是双手……

自此，我们的关系更友好了。

萧马落户北京后，不知何故，竟悬笔不“耕”了。这一悬，就悬了十几年。

不都说“大隐隐于市”么？给我的感觉，他是决心要隐个终生了。初时，他住北影家属区，我住北影院内，见着的时候很多。每见，他必说又读了我的哪一篇小说，并坦陈他的读后感。他对世事看得很深，很准确，常有精辟之语。而反问他在写什么时，他则淡淡地，业外人似的一笑：“不当作者了。只想当一个有水平的读者。”或说：“我热

爱生活本身甚于热爱文学创作。”

他爱养花、爱收集工艺品、爱听音乐、爱养鱼。他竟能将几条手掌大的热带鱼养到一尺多长！像观赏鱼之精！我每到他家去，听着音乐，一边与他聊天，一边观赏他家巨型鱼缸里的大鱼。

我调儿童电影厂后，去他家的次数少了。但我们的家仍离得很近，也就是十分钟的路。每年的春节，照例互相通电话拜年，或者，我去他家看望他……

悬笔十余年的他竟又写起小说来！这是我万万料想不到的。

坦率地说，我心里甚至还有点儿挺不是滋味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

近年，其实我心里一直暗暗将他当做榜样，思忖着哪一天也学他，彻底罢笔，也来个隐于市，平平静静地过市民生活，了却一生……

他怎么突然地就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一出手便是长篇！

这萧马！

萧马先生这一篇小说内容并不复杂，没什么跌宕起伏的情节，人物也相当集中，属于娓娓道来的那一类——今天，一个当年毕业于美术专科学校，叫丁南北的男人，被任命为某市副市长。新官踌躇志满，意欲在一项旅游工程的开发中大显身手。旧地重至，引出了对他的同学许屏的回忆。许乃当年宗教徒般酷爱雕塑艺术的青年。气质和艺术观上，都有那么点儿接近米开朗琪罗。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三十年间许屏一直未离开当地，并且“文革”中一直是“思想劳改犯”。“文革”后又成了杀人未遂的刑事犯。副市长丁南北的惊诧，自然比我对萧马先生又写小说了这一事实产生的惊讶更甚。于丁南北，岂止是惊诧，还是惊愕。这是小说的一个悬念。围绕这个悬念，通过包括许屏妻子

在内的几个人物多角度多侧面的回忆，剥出了“文革”中一位艺术青年苦难遭遇的真相。由这真相，又抖出一个“文革”中的事件，那就是，当年不少人都被戴过“纸铐”……

什么是“纸铐”呢？——一张纸，撕两个圆洞便是了。

“自己把手伸进去！”

于是人就失去了自由。从形状上讲，“纸铐”似乎更接近“纸枷”。京剧《苏三起解》里苏三戴过的那种枷。当然，武松、林冲也戴过。但当年人人都是苏三，不见武松，不见林冲。人人都比苏三还苏三。因为，想那苏三，屈打成招之后，是一直要翻案的，一直不肯承认有罪的，一有机会就要力陈清白的。而当年那些戴“纸铐”的人，却是都要装出罪有应得的样子。那些人中有艺术家、大小官员，还有倔强不屈的许屏。“文革”结束了，获得了“解放”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竟皆对“纸铐”事件讳莫如深，闪烁其词。因为“纸铐”的“发明”者又官居要位，大权在握了。这使戴过“纸铐”的某些人，宁肯一相情愿地想象那只不过是当年的一场“游戏”。有一个人不愿如是想象，便是许屏。他认为自己有权讨个说法，并且冲动地那么做了。结果与人扭打起来，使对方受了皮肉之伤。而对方是“纸铐”之“发明”人的儿子，于是成了“杀人未遂”的刑事犯……

正当副市长丁南北以及市长李燃“策划”使许屏获得释放，以用一技之长之际，许屏死在了服刑中……

“纸铐”这一作为小说题目的细节，使我联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陆名著《红旗谱》中的一个细节——农民的暴动失败了，暴动参与者朱老星逃亡天津途中，被警察纠拿住了。他被处死前所受的刑罚是“举高粱秆儿”——高粱秆儿自然是很轻的东西，人的双手将它举平并非难事。但是，人又能举平它多久呢？一小时？两小时？三小

时？……稍一举斜，便有皮鞭抽身，那又是怎样的情形？终于手臂麻木，垂落无力再举时，便要拉出去砍头了——当谁被明明白白地告之此点，那么所受的就不仅是体罚，也是精神的虐待了……

戴过“纸铐”的人们，也遭受过类似的虐待。没有皮鞭抽身，也断不至于被拉出去砍头。“纸铐”是自己用纸撕成的，双手是自己伸过纸窟窿去的，而且并没人监视。命自己戴上的人的声音，也并不凶吼厉喝。而是那么的平静，仿佛商场售货员指点顾客应该到哪里去付款……然而人人都失去了自尊。都唯恐听到“自己戴上”的话后，戴之太迟，戴之不久。怕它被雨淋湿了，怕它被腕挣破了，怕纸窟窿撕得大了，戴着的双手比戴铐自由。于是，竟有人预先预备下可撕成“纸铐”的结实的纸，练习撕成标准的、真铐之环那么大小的纸窟窿。为的是一听到“自己戴上”的话，即刻以绝对顺良的态度戴之……

而这，无疑是戴过“纸铐”的人们三十年讳莫如深的原因。

悬笔多年的萧马先生，又写出了一部发人深省的小说。

然而，我认为，更加发人深省的，是戴过“纸铐”的今人，对当年事的种种复杂的心理。当他们明白旧话重提显然影响着自己现在的利益时，便对当年事不但变得态度暧昧不明，不但变得讳莫如深，而且企图掩盖真相了。尤其发人深省的是许屏的儿子在他死后给生母写的一封长信。那信又可以看成是中国大陆第一代“新新人类”的“异类宣言”，玩世不恭的宣言。既对历史玩世不恭，也对现实玩世不恭。只有一点显出超乎寻常的“成熟”，那就是对地位和金钱的占有。与父亲许屏那种过去时的中国青年相比，下一代真是老谋深算极了啊！老谋深算极了乃是因为人生理念简单极了。那理念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恶者全胜，恶者通吃，只要恶得高明。

许屏是艺术至上的。

朱兢芳是爱情至上的。

这样的一对夫妻，生出一个玩世不恭的儿子，是否遗憾呢？

假如有人认为遗憾，那么我认为，他或她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太缺乏常识。

那规律是这样的——一个企图靠乌托邦式的理想支撑的社会，一旦遭到人为的苦难之劫，其后往往必然有一个精神虚无的时期。玩世不恭的一代，将普遍在这种时期诞生和繁衍。重新结构起一个社会的精神的骨架所需的年头，注定了比原先编织那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的年头，以及其后所遭到的苦难之劫的年头——加起来还要长……

悬笔十余年间，显然的，萧马先生仍是一个思想者。

而他向我们奉献发人深思的小说，便也是注定的了。

他这一代中国作家简直难以写出别种样的小说。

这是他们的文学之“命”。

也是他们的文学中“毒”现象。

他们肯欣赏别种样的文学，但是他们几乎从来也没有过创作别种样的文学的经验。《纸铐》的问世是我预料之外的；《纸铐》的内容是我预料之中的。

幸而萧马先生尽量未写得过于沉重……

A. 副市长丁南北

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把自己编进了错综复杂的人际经纬，虽然并非初衷。

很难预料，我将会在这错综复杂的经纬里被编成一个什么样的图案；也许什么都不是，结果只是一堆扯不清的乱七八糟的线疙瘩。

那天，该死的那天！

我好不容易挤出点儿时间，去看看石母湖。

石母湖是叶江水库的人造湖；算起来该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座阶梯。

那是在中国称之为“大跃进”的年代。全国上下都迷漫着一种炽烈的气氛，那气氛像沙漠的地平线，烈日烤过之后，蒸腾起一股气流，灼人却又虚幻。

那时，我在美术学院的毕业班担任班长，领了一个小分队到水库体验生活。

水库工程指挥部，想借重我们这批年轻的雕塑家来做一点儿环境艺术的工作，我参加过个挺气派的方案设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那个方案成了泡影。哪知道，事隔三十年之后居然旧事重提。

这会儿，市政府决定把石母湖开发成旅游区，并且责成我来具体策划。

市长兼市委书记李燃，论辈分，我原是喊他叔叔。他对石母湖的开发兴趣极大，说道：“你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石母湖的开发也算你

的一把火吧。我呢，帮你拾点柴禾也该告老还乡了。”

石母湖，的确美，美得让人难以忘怀。论雄浑，论奇峭，论妩媚，足以媲美所有已闻名遐迩的名山大川，可惜至今鲜为人知。如果前朝有个把像苏东坡或欧阳修似的风流太守，留下几篇《赤壁赋》或《醉翁亭记》之类的文章，石母湖的名声，肯定大不一样，中国人是习惯于承认既成事实的。最近，因为扩建水电站而招来的德国维尔康姆公司的两位代表，一到这儿便毫不掩饰地长长惊叹一声：“哇！上帝创造的伊甸园一定就是这里！”

这年头，外国佬的一声赞美比之苏东坡的文章更加值钱，石母湖的开发规划便加班加点地提到市政府和省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德国佬也很有合作开发的意思，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希望水电站的工程能包括环境建设。他们估算出这个旅游项目的开发，收益不会低于电站的电力输出。但从他们打国际长途的口气中听得出，法兰克福总部的大老板还没有掏这份腰包的意思。老板肯定以为那湖那山只是不毛之地。

所以，我必须准备一整套足以说服人的资料。

李燃和我一道去。

我们没有邀请更多的人。生怕事情还未有眉目就被吹得云天雾地。尽管如此，已有一位局长夫人头天便到司机班里打听我的行程。我早就风闻这位夫人想不经过考核便将女儿塞进旅游局。据她说，她的姑娘英语好得不得了，能唱三首外国歌，其中一首是电影《流浪者》里的《丽达之歌》。那就不是英吉利的“英”，而是印度的“印”了。我生怕这位夫人硬要把自己或她的女儿塞进车里，天麻麻亮，我就催司机上了路。

车到水库大坝，正赶上日出。

山洼坳里看日出，比之海上另有一番韵致。海上日出，太阳颇似心胸博大的男子性格，而山里日出，太阳却像羞涩的少女：半晌才在山峰后面露出半边脸，时不时扯过半片薄雾，遮遮掩掩，倒是先把一侧的山峰急得满脸通红。

那时，正是一侧山峰被映得通红的辰光；尤其是西端笔陡的石母峰。那峰，兀突奇峭，鬼斧神工地劈出一朵花岗岩壁，没有一棵树，甚至不长一棵草。朝霞夕晖，它红得像一碇朱砂。石母湖，就因为这块石壁而得名。原来峰顶有块朝前倾的飞来石，远望它，恰似一个妇女的发髻。可惜这块大石头因为筑水坝被炸药炸飞了。炸飞的那天，有一位同学揪心揪肺地叹息不止，默默地在石母峰对面的山坡上呆了大半天，甚至匍匐着身子，像西藏的朝圣者那样，念念叨叨着不知所云的言语。自然不是经文。

这个同学后来告诉我：“我要把石母峰补好！”

“唔？”我觉得这是他不知天高地厚的叹语，想用班长的身份开导他几句，但瞧他那认真到憨直的神情，没有说出来。

他却越发认真：“前人刻云岗，刻龙门，刻乐山大佛。我们为什么不能？！……”

我们彼此都睁大了诧异的眼睛……

今天故地重游，三十余年前，那位同学拧着脖子准备辩论的憨态忽然间变得历历在目。

我把那位同学的大胆设想告诉了李燃。

“你的这位同学，名字叫许屏，是吗？”

李燃的回答使我十分诧异：“你也认识他？”

他微微点点头：“你们到水库工地体验生活之后，我接着来体验了一阵子。我担任过两年工程指挥部的党委书记，这你不知道吧？……你说的许屏，是你们这批美院毕业生中，唯一要求留在水库的，不是么？”

我点点头。

“你有许多年没有和许屏往来了吧！”

“打从分手之后，就没有来往过。”

“许屏以后的情形你都不清楚啰？”

我从李燃的目光里，品出了一点蹊跷。

“这位许屏很有艺术才气吧！”

“在我们班上，他是高才生。艺术感觉极好！”

“这个评价不是你现在当上副市长之后，有意表示的豁达大度吧？”

“我还有点儿自知之明。”

“既然是你心里佩服的一个人才，而你自己又是他的班长和领队，居然三十年来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我怎么解释呢？迎着李燃的带点儿责备的目光，我只好歉疚地苦笑了一下。

沉默了半晌，李燃用很轻但却很沉重的声调说道：“许屏犯了罪！”

我一怔：“他犯了什么罪？”

“行凶杀人！”

我头脑里嗡地一响，手脚顿时有点儿发冷，许屏和我尽管不是太熟的关系，但怎么也无法把他和杀人行凶联系在一起。我讷讷地不知道该如何问，问什么。

“幸亏没有把人杀死，但已经构成了犯罪行为。”